

在城市里,你大抵是不自在的。在广州这样的城市,很多人的住地和工作地都很远,早早地起来,大约5点多一点,简单收拾收拾,根本来不及做早餐,就要出门了;候车的地方离家也有一段距离,要么徒步走,要么搭公交车,而那么早时,公交车零零星星,老半天才驶来一辆,到了跟前,却不是你要搭乘的。大约7点时,基本上是准确的,单位的车就会在某个集合地如约而至,大家上了车,吃早餐的吃早餐,补觉的补觉,相互间无言无语,神情木讷,思想僵硬,动作迟缓,一切像是还没苏醒。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才算是到了单位。偶然的一天,是这样的情况,无所谓,只是,太多的人,天天如此。于是若你惊讶地问,上班还要几个小时?人会不带着什么情绪地说,广州大呀。

上班时,因为早,大约堵车的情况很少;可是下班时,就惨了,堵一个小时不算堵,两三个小时的事是常有的。长年累月之后,大家的心都放平静了,都麻木了,一车的人,也没有话语;其实大家都谨慎,该说的不说的,有时也掌握不好,加上被车颠簸得晕晕沉沉,干脆继续睡觉。若偶然遇到某个人连连喊叫,破路!天天堵。那大概是“水火无情”,需要急寻“WC”解决问题了。就这样,从早上5点多出门,到晚上8点前到家,在城市里,尤其是大的城市,已经司空见惯。你自在吗?

若你住的地方有地铁,你住的地方和你工作的地方全程有地铁——可不是说你换乘就能直达,那大约是不可能的,若可能的话,你就不幸福了,你

自在

许锋 也太该知足了。地铁是不会堵塞的。地铁直来直去。地铁如一股气流,在地下穿行。你从家门口进地铁站时,天还黑着;你在地下穿行时,“天”自然是黑的;你可能在某个地铁口搭乘电梯,三拐两拐,进了一座冷色调的写字楼。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是黑色的,或是蓝色的,四周是密闭的,如立起来的筒子,那么,你一天仍然是看不见天的。看不见天就看不见阳光。晚上,或许很晚,你继续搭乘地铁返回,在地下穿行。你如一只老鼠,两头见不得阳光,只能在黑暗里摸索——你自在吗。

大的城市是气派的。城市气派了,人有时就不自在了。就如你气派了,本来很熟悉的人也就未必自在了一样。在你这个气派的人面前,其他人拘谨了,局促了,不安了,总之,不自在了。大的城市,人们就很少走路;大的城市,朋友们如棋子似的分布在各个角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开着私家车,直达目的地,原则上也不会少于一个小时。若是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倒车,转车,大约一年能聚会一次就弥足珍贵了。就不见面,QQ里聊,MSN里说,电子邮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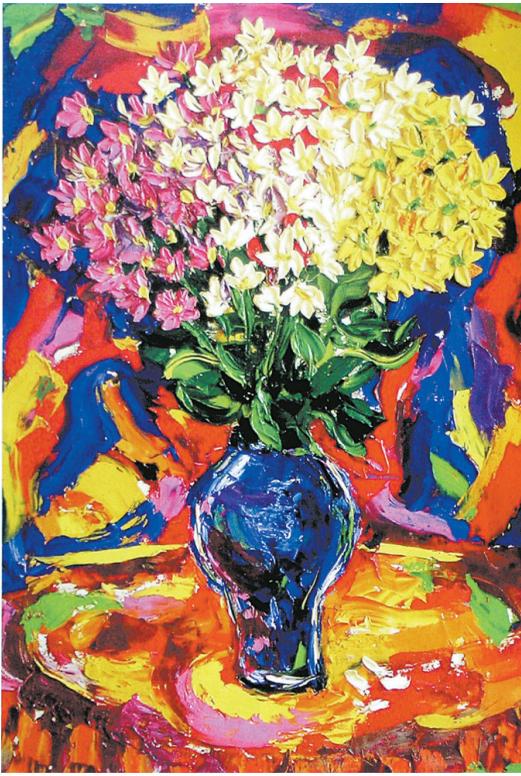
里写,有气无力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要说不说的,一两句的,三言两语的,星星点点的,绝没有聊透的机会。大家都是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应付着社交;就是应付着朋友。哪怕这个朋友是真的想和你说话,聊聊天;想问问你的孩子长多大了,上几年级了,你太太工作顺利吧,身体健康吧,你的工作如意吧——你也是一副应付的态度。这不由人。

自在的还是中小城市。车少、人少、工作节奏不快、住地与工作地不远。友人相约,打个车七八块钱就到了。有朋自远方来,去火车站接,直接上到站,也不过二十来分钟的事,不像现在在我家离火车站,搭乘公交车的话,单程需要近两个小时,有一次我去接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接到后四处走了走,当日晚他们就又要搭乘长途汽车去别的城市,分别时,我说,一路平安;他也说,你们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家睡觉——我看了看表,心里清楚,到家就11点了。后来他知道我们一家跑了很远的路去接站,很是感动;正如有一次我去北京,一个哥们儿也在北京,他足足跑了两个小时才见到我。跑这么长的时间去看一个人,能说明我们真是好朋友。

生活在城市里,自在抑或不自在,全在个人感受。你习惯了某一种生活,你就会自在;你不习惯或者抵触甚至拒绝某一种生活,你就会不自在。



生山之志 陈茗屋



菊花(油画) 加里纳

● 博家丛林

“孝”字是这样写的

程乃珊

我在韩国拍过这样一张图片:图中一个年轻人背着老母亲,就构成了汉字“孝”。

在韩国,有一定修养学识层次的人,都会汉字。不少家长为让孩子多点修养礼仪,会特地在课余时间把孩子送去学汉语。汉字笔画繁琐,为帮助记忆,老师往往着力加深学生对字体形象的认识,这张图片就是用形象来帮助学记“孝”字是怎样写的:儿子背着老母亲。

汉字是象形字演化而来,充分证明,我们的祖先是从生活中受悟和创造了文字。世界上大约再也没有一种文字如我们的汉字那样,可以用图像或字体的组合来体现文字的含义。遗憾的是我们只置其中,面对这样美丽的文字日渐麻木,特别习惯电脑之后,文字已沦为一个符号,只剩下功能性,而失去中国汉字内涵的丰富寓意和美感。

我们都有伏在父母背上的记忆,你是否记得最后一次被父母背着小圈是何时的事?小时候有一首歌:背背驮,卖猪猪……那通常是父母背我们时唱着逗乐的……

我已记不起最后一次在爸妈背上的具体时日,但伏在爸妈背上的那一段骨肉相连的情景已深深嵌入记忆里,那是温暖的、富有安全感的、满足的……



我的女儿是何时离开我们背脊的,我也不记得了。那最后一次好像是她发高烧,有四年级了,在院爸爸背着她上上下下打针拍片子,背上的她,双脚差不多可抵着爸爸的小腿弯了,爸爸背得汗流浹背的,一面还要抚慰着她……

现今,我们背上的小东西早已长大了,而且背上了自己的小宝贝。就这样,父母背着我们的童年,我们背着孩子的童年,光明静悄悄地溜走了。不意间,父母到了需要我们背脊的时候。

父母背着我们的童年,我们要背起他们的晚年。这个“孝”字,不是在电脑上按一下键就会跳出来,也不是简单几笔就可以草草写出来,而是这样写出来的:在父母前蹲下身,柔声地说:“爸爸,妈妈,让我们背上你们,好吗?”父母总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们是不忍加重我们的负荷。

伏在我们背上吧,无论前面是崎岖小道还是平坦大路,我们都要背着你们的晚年。在我们背上,你们的体温裹着我们心田,我们又回到那段骨肉相连的岁月。

时光真的很无情,我们在父母背上学语的日子似乎还记忆犹新,双亲已白发从生双肩佝偻了……所以,伏在我们背上吧,不要让那美好时光再悄悄溜走,让我们一起写下一个漂漂亮亮的“孝”字。

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生妙绪出生于郑州城北的河村(今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大河村)。幼年的生妙绪在河村读私塾时,诗文、书法很好,成为同窗学友中的佼佼者。成年后,生妙绪曾考中秀才。正当他准备考取举人,进士时,正逢清朝末期的社会变革,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见考取功名无望,生妙绪便决定以教学为业,为家乡培养人才。于是,他应本村塾师之聘,在河村当塾师。

辛亥革命后,各种进步的新思想随之产生,兴起新文化运动。生妙绪逐步接受新思想,着手创办新式学堂(俗称“洋学”)。

创办学堂需要房屋、资金、教师,生妙绪在既没有拨款、又缺乏教师的情况下,顶着一些守旧者的阻挠和嘲讽,多处奔走,呼吁办学。功夫不负有心人。

● 郑邑旧事

生妙绪办学

郭增磊

民国13年(1924年),生妙绪利用本村村南的关帝庙创办了郑县北郊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河村小学。生妙绪为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严于律己,兢兢业业,为学校制定了完善的校规、校训等,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此后,在河村小学的影响下,郑县北郊相继创办了几所新式学堂,使当地的教育情况大为改观。几年后,看到路砦(今柳林镇路砦村)没有学校,

生妙绪就协助路砦村民到有关部门呼吁、协调。见已是当地文化名人的生妙绪都在为外村人办学忙碌,相关单位的官员很受教育,纷纷表示支持。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民国24年(1935年),郑县北郊的第一所国民小学(公办学校)——路砦小学创办成功,生妙绪被任命为校长。

后来,生妙绪又应邀到郑县北郊的杓袁、石桥等地任教,足迹到达北郊的多个村庄。

作为郑县北郊的文化名人,当地的一些大型红白喜事常常请生妙绪来主持,办事的“主家”也都为能请到他们引以为荣。此外,郑县的一些商号、店铺也多请生妙绪书写牌匾。其中京水镇的“泰兴同”、“恒玉合”,东大街的“玉泰生”等均由生妙绪所书。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1954年省会从开封迁郑后,郑州修建了很多道路。在为这些新修建的街、路起名时,各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命名了一批与农业有关的街和路。

金水区有: 农业路:东起郑东新区,西至桐柏北路,长10多公里,宽30米-40米。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因位于北部农业耕作区,同时,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都在这里选址建设,故而得名。现今是北部城区的一条东西主干道。

丰产路:东起姚寨街,西至东三街,长4300米,宽10多米。上世纪50年代修建,原为一条土路。因位于农业路南侧,祈盼风调雨顺、农业丰产,得名丰产路。是市内东西走向干道之一。

丰乐路:南起红旗路,向北延伸至北环路,长3100米,宽10多米。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沿路有小杜庄、十二里屯、宋寨、张营、岳寨等乡村,取五谷丰登,村民们欢乐之意,得名丰乐路。

丰庆路:南起农业路,北至北环路,长2600米,宽30米。过去这里是一大片农耕庄稼地,随着城市的发展,从农业路向北,逐渐形成一条土路,1994年拓宽修成了一条柏油路。由于农民多用锣鼓、鞭炮来庆祝农业丰收,取名丰庆路。

生产路:西起南阳路,东至小杜庄,长550米,宽8米。原是1960年修的一条土路。沿路居住的多系村民,随着农民生活的不断提高,近郊农村居住环境质量建设得以改善,1985年修成近10米宽度的柏油路,沿路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故名生产路。

农科路:东起经三路,西至文博西路,长2200米,宽20多米。这里曾是关虎屯村北沿郑花公路东边的农耕地和果园。伴随着郑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在不断前进,1990年这里开始建设形成道路。因路南边有河南省农科院,1999年11月,市地名办公室正式命名叫农科路。现已是花园路到经三路的一条互通干道。

“包藏祸心”,出自《左传·昭公元年》:“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

春秋时期,楚国作为诸侯中的大国,经常以势压人,欺侮周围的小国。所以一些小国对它敬而远之,时时戒备,以防不测。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楚国公子围在副使伍举陪同下,率大队人马入郑,欲聘公孙段的女儿为妻,并要求进城,入驻国宾馆。郑相子产恐其有诈,派行人(古代掌管朝聘问事务的官员)子羽说服楚公子暂住城外。子羽说:“郑邑狭小,容纳不下你们的大队人马,待我

● 郑州古代成语故事

包藏祸心

李济通

自己的安全。并不像有些大国,自恃国力强盛,对小国包藏祸心,打他们的主意,图谋控制他。我担心你们这样做,会使其他诸侯国对大国有所戒惧,并因此怨恨大国,从而导致他们抗拒命令,使其政令不能通行。不然的话,敝邑会像贵国的宾馆一样,哪里会敢受借宿的祖庙?”公子围知道郑国早有戒备,同意解



光雾山风光 无忌摄影

除武装,后于正月十五日进入郑都,在迎娶新娘后,很快返回楚国去了。“包藏祸心”意指貌似好人,却心怀鬼胎,内藏害人之心。它出自郑人之口,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郑国在子产执政之后,对政治、经济、法律等,作了重大改革,不仅国力空前强大,且在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即是面对大而蛮横无理的楚国,也毫无畏惧,敢于抗争。而且言语之犀利,态度之强硬,史所罕见。春秋初期,郑国之所以屹立于中原,立于不败之地,怕与它坚持原则,不畏强暴、敢于执政的精神不无关系吧。

1925年的一天,冯玉祥的一个朋友对他讲:有一次,陈炯明派一个青年去炸孙中山,结果这个青年被捉,而这个青年又是孙中山朋友的儿子。朋友为此要求孙中山宽大处理,孙中山当场答应了此事。但一放出来,就被一个人弄到外边枪决了。这个人,就是蒋介石。后来,孙中山的那个朋友到处散布孙中山不守信誉的坏话,使孙中山大为被动。

1927年初,唐生智的代表冯玉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相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倒;新军阀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败的。冯玉祥只是让客人喝茶,不愿表态,并一直坚持先北伐的观点。最后,那个人留下一句话:蒋介石是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全打倒。其实,冯玉祥也有自己的办法,只是不愿说罢了。

冯玉祥去徐州采取了秘密行动。当天晚上,冯玉祥通知卫兵去洛阳,并要求立即准备好行军床、军毯等物品。晚上,冯玉祥一行上了专列。火车向西行了两站,又掉头向徐州开去。

第二天早上,专车在距徐州还有20公里的黄口车站停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专门在此迎接冯玉祥。

冯玉祥乘坐的专列还未停稳,蒋介石早已戴着白手套施起军礼,直到冯玉祥下车后大步走到蒋介石面前,伸手和他握手时,蒋介石的手才从军帽檐上放下。他紧紧握住冯玉祥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冯玉祥细细打量着蒋介石:身着一套黄色军服,戴一顶大檐军帽,约40岁左右,个子有5尺多高,身材极瘦,两个眼睛凹了进去,说起话来总是先笑。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冯玉祥大起敬意之心,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冯玉祥对蒋介石立即产生了好感,认为他谦逊、周到。

车站还挂出了“欢迎冯总司令”的横幅。蒋介石与冯玉祥等人在横幅下合影留念。

冯玉祥坐在蒋介石的头等车上,缓缓离开了黄口车站。在车上,蒋介石亲自捧茶献水。到了徐州,他又特意让冯玉祥坐在前面,以示尊敬,并一起住进了花园饭店。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两个举世



张清献 编著

冯玉祥在郑州

冯玉祥乘坐的专列还未停稳,蒋介石早已戴着白手套施起军礼,直到冯玉祥下车后大步走到蒋介石面前,伸手和他握手时,蒋介石的手才从军帽檐上放下。他紧紧握住冯玉祥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冯玉祥细细打量着蒋介石:身着一套黄色军服,戴一顶大檐军帽,约40岁左右,个子有5尺多高,身材极瘦,两个眼睛凹了进去,说起话来总是先笑。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冯玉祥大起敬意之心,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冯玉祥对蒋介石立即产生了好感,认为他谦逊、周到。

车站还挂出了“欢迎冯总司令”的横幅。蒋介石与冯玉祥等人在横幅下合影留念。

冯玉祥坐在蒋介石的头等车上,缓缓离开了黄口车站。在车上,蒋介石亲自捧茶献水。到了徐州,他又特意让冯玉祥坐在前面,以示尊敬,并一起住进了花园饭店。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两个举世

连载

曾宝仪:出去之前当然不知道会这么生气。

杨澜: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曾宝仪:就是因为我妈那个时候也是刚生小孩,刚生我的妹妹。

杨澜:就是跟她第二个老公。曾宝仪:然后她那段时间口口声声一直在说,我好想我的女儿啊什么的,我心里就想,你女儿就坐你对面,你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当然会觉得你刚生小孩,一定是特别想念她的,如果是我当妈的话,我怎么可能在女儿才一两岁的时候离开她这么久,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做太不尊重我了,我一定要跟你生气。

杨澜:对,要表示我的尊严。曾宝仪:所以我们两个就冷战了很久。也没有都不说话,就是说一点点。

杨澜:但是是你小小的年纪,有没有想用自己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报复一下自己的妈妈?比如说你会叫别人妈妈?

曾宝仪:我为什么常说小孩子真是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爷爷奶奶指着我说爸爸的太太说,叫妈妈,好,这个时候你不要叫,在这么多人看着你的情况之下,你是一身傲骨,然后被打个半死,还是就叫完了,赶快拿了红包到别的地方了,我觉得我跟我妹都很回避去思考太过于尖锐的问题。

杨澜:实在不应该让你们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曾宝仪:但是没办法,父母这个名词,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很多人把这个名词都想得非常沉重,比方说我妈很难过,我也觉得太沉重了,你找别人做干女儿,我是不是也要说,不行,你女儿只有我,我不能再生别的了,因为你生我就够了,那这个话题就扯不完了。所以你要生气,或者说你要报仇,这个是永远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母女亲如姐妹 杨澜:我看到阿宝真的是非常争气,也是非常要强的孩子。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阿宝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其实我一直都说阿宝,我觉得应该叫她的大名,王美华女士。

曾宝仪:美华姐,美华姐。杨澜:美华姐?你现在在管她叫美华姐,她叫你阿宝妹妹吗?

曾宝仪:她叫我大家姐。杨澜:大家姐。曾宝仪:对,就是大姐的意思,

这样我就会给她钱,给得比较爽快一点。杨澜:所以有种母女像姐妹一样的感觉。

曾宝仪:真的很像。杨澜:不过这样一种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得到的,我现在也连钱宝妈。喂,您好,是宝妈吗?

王美华:您好。杨澜:你的声音真年轻,你妹妹在我们这上学吗?

曾宝仪:美华姐。王美华:她是我姐姐吧?曾宝仪:你看我妈多会讲话。

杨澜:我想问问,刚才阿宝跟我们说,其实她小时候也觉得在夹缝里生存很困难的,一方面又有爸爸的新太太,一方面又有自己的亲妈妈,当你听到她叫别人妈妈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王美华:很难过。可能大家都不太能够理解,我觉得一定要自己当过妈妈,你确定她是你亲生的女儿,然后你突然听到她在叫妈咪,你回别人妈妈?

曾宝仪:我为什么常说小孩子真是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爷爷奶奶指着我说爸爸的太太说,叫妈妈,好,这个时候你不要叫,在这么多人看着你的情况之下,你是一身傲骨,然后被打个半死,还是就叫完了,赶快拿了红包到别的地方了,我觉得我跟我妹都很回避去思考太过于尖锐的问题。

杨澜:实在不应该让你们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曾宝仪:但是没办法,父母这个名词,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很多人把这个名词都想得非常沉重,比方说我妈很难过,我也觉得太沉重了,你找别人做干女儿,我是不是也要说,不行,你女儿只有我,我不能再生别的了,因为你生我就够了,那这个话题就扯不完了。所以你要生气,或者说你要报仇,这个是永远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天下女人

头的时候,原来她不是叫你,那一刹那是最难过的。

杨澜:那个时候你想干什么?曾宝仪:甩我两巴掌。

王美华:那时候其实我脑海里想的是糟糕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所想的就这些而已。

杨澜:宝妈,因为我也是做妈妈的,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你二十一时时要把两个孩子丢给公公婆婆自己走掉,能不能说说那一天你走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王美华:我一定要告诉你,如果你处在我当时的情景,身无分文,没有半毛钱,然后你必须还要有一个肩膀要扛,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还需要你去养他们。然后你带着两个孩子,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养活她们的话,你一定会做出一个决定,她们如果跟爷爷奶奶一定会过好日子,你为什么放不下她们呢?

杨澜:当你拿着行李走出家门之后,有没有在某个时候,想回头,想折回来?

王美华:今天讲到这一段话,好难过。两个女儿,她们或许不太能够体谅我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相信到今天,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把她们放下来,让她们跟爷爷奶奶,而不是跟爸爸,也不是跟妈妈,对这两个孩子原来是好的。我后来一路闯过来,我两个女儿因为爷爷奶奶的隔代教养,都被教成很有礼貌、很孝顺的孩子。